

沃多拉兹金长篇小说《拉夫尔》中的时间艺术

王凌宇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拉夫尔》是一部运用现代文学手法创作的圣徒传记式长篇小说。沃多拉兹金以中世纪的历史反喻当下, 书写了一个关于爱与牺牲的故事。作家在小说叙事中取消了时间序列, 将人从具体的历史时间中解放了出来。小说中时间以多种形式存在, 事件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同时性特征。小说主人公一生拥有多个身份, 他存在于矢向流逝的时间之中, 最终却战胜了时间的必然性, 打破了时间的环形结构, 从而战胜了死亡。

关键词: 叶·沃多拉兹金; 《拉夫尔》; 时间; 圣徒传; 非历史小说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2013 年俄罗斯“大书奖”获奖作品《拉夫尔》是叶·沃多拉兹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自正式出版以来, 小说就广受关注, 至今已被翻译成二十余种语言, 作家因此获得了全球声誉, 被评论家称为“俄罗斯的马尔克斯”和“俄罗斯的艾柯”(Солдаткина 2019: 29)。许多评论家试图为这部作品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 然而作家本人却坚称其遵循了中世纪文学的诗学范式。沃多拉兹金在《拉夫尔》中再现了中世纪的世界图景。主人公一生经历了医生—圣愚—朝圣者—苦行修士的身份转变, 并在死后被封为圣徒。他在人生不同阶段拥有多个名字, 其中最后一个名字——拉夫尔正是小说的题名。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古罗斯文学文本, 如《亚历山大传奇》《印度王国的传说》等, 但这并非后现代主义以解构和戏仿为目的的互文, 而是作者构建的一个中世纪的文化语境, 以使读者进入中世纪的文化氛围。此外, 沃多拉兹金的创作与后现代主义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待时间和空间的态度上。小说中主人公的空间体验被淡化, 时间以多种形式存在, 成为小说的主题并最终被消解。沃多拉兹金在小说中将人从历史中解放, 实现了对人性普遍主题的书写。

2 时间的线性发展及其终结

西方传统的时间观念以基督教时间观为基础, 将历史看作从创世开始指向末日审判的有限区间。由于叙事以历史的终末时刻为目标, 基督教文化语境下的时间观具有强烈的末世意识, 表现在文学上即为面向终极的末世论书写。在俄罗斯文学中, 这一特性最为显著。俄罗斯民族具有独特的“指向终结、指向未来, 预感到灾难的末世论的精神结构”(别尔嘉耶夫 1998: 85)。《拉夫尔》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末世论书写传统, “小说的时间问题从属于宗教主题”(Кротова 2017: 101)。具体表现为小说中历史时间的有限性和个体生命的有限性。

《拉夫尔》的主要情节发生于 15—16 世纪。小说正文以介绍主人公的出生为开篇，主人公出生于公元 1440 年，当时俄国仍使用拜占庭的历法系统，纪年起始于创世之年（公元前 5508 年），人们相信世界将于 7000 年（公元 1492 年）迎来末日审判，即历史时间的终结。对世界末日的期待与预感令人惶惑不安，“人们感到历史时间缩短了，历史的前途变得渺茫”。（弗洛罗夫斯基 2006：21）历史时间对于个人的意义在于它是救赎的条件：“中世纪时期缺乏明确的历史目标，个人救赎几乎成为了历史的主要内容。这项工作只能在生命历程中，即在历史框架中完成”。（Водолазкин 2008：113）主人公惧怕在末日审判之前未能拯救爱人的灵魂，对时间终结的焦虑成为他贯穿始终的情绪体验。当历史时间的终结出现在个体生命框架之内，个体时间和历史时间就被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

虽然小说以中世纪作为情节发展的背景，沃多拉兹金却极力把它与历史小说划清界限，他称《拉夫尔》为“非历史小说”，是“运用现代文学手法写成的圣徒传记”。（Водолазкин 2016：384）俄罗斯学者研究发现，主人公的生平很大程度上以中世纪俄罗斯宗教生活重心——基里尔白湖修道院的圣徒事迹书写的，因此小说的体裁被定义为圣徒传小说（роман-житие）。圣徒传是古罗斯盛行的宗教文学体裁，主要讲述传主的生平事迹和传教经历。巴赫金认为在传记小说中“每一事件都框定在这一人生过程的整体之中”（巴赫金 2009：221）。因此，《拉夫尔》的整个世界就被压缩到主人公从孩童变为白发老人的生命历程之内，其主要叙事方式是以个体生命为框架的线性时间叙事。主人公的人生之路符合危机型圣徒传记（кризисное житие）的“罪—忏悔—救赎”的叙事模式：他因造成爱人乌斯吉娜之死而背负罪孽，为拯救爱人和死去的孩子而舍弃自我，经历尘世的考验，进入修道院践行苦修，最终成为圣徒。从文本结构来看，小说的正文前有叙述者对主人公一生的总括性评价作为前言，这正是圣徒传体裁特有的结构。正文分为四个部分：《认知书》《自弃书》《道路书》和《宁静书》。数字“四”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具有神圣属性，对应新约中的四大福音。俄语中“圣经（библия）”一词是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其本意就是“книги”（书本）。而书本本身又具有对世界的隐喻——“《圣经》中的摩西把世界称为上帝之书”（哈利泽夫 2006：305）。小说虽以“книга”各章节命名，但作者创作的不是历史小说，而是意在表现主人公通过深刻忏悔和自我牺牲走向拯救之路的生命历程。

不同于现代文学文本，文学性与审美价值只是古罗斯文学文本的次要属性，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其作为历史文献的功能。“在拜占庭文学和整个中世纪文学中，历史和虚构故事很难区分”。（米尔斯基 2013：8）中世纪的圣徒传作为基督教会的宣教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培养教徒的信仰并教导教徒模仿圣徒的行为。因此，圣徒传中的作者身份和作者观点并不重要，圣徒生平可以根据教会的需要而加以增减删改，甚至可以将一个人的事迹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在《拉夫尔》中，圣徒传体裁这一特点体现在主人公的姓名更迭上。主人公在人生不同阶段拥有四个名字：童年时期的教名为阿尔谢尼；爱人乌斯吉娜去世之后他舍弃了自己原本的名字，背负爱人之名更名为乌斯京，成为朝圣者；结束朝圣重返罗斯之后，他进入普斯科夫城的基里尔白湖修道院，改名为阿姆夫罗西，这是死于朝圣之路的挚友阿姆布罗乔之名¹。此后他在修道院接受了苦行戒律，获得了最终的名字——拉夫尔。通过更名这一过程，主人公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他承担了他人的命运，同时也感到自我认知的错乱。“我曾阿尔谢尼、乌斯京、阿姆夫罗西，而现在成了拉夫尔。四个彼此并不相像、有着不同的身体和不同的名字的人度过了我的生活……生活让人想起马赛克，而且散成碎片。”（沃多拉兹金 2024：452）对于主人公来说，时间既是线性的由出生向死亡持续流动的过程，也在他的不同身份中断裂。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与死亡意识息息相关，“如果取消了死的意义，时间只不过是一种不真的幻觉”（吴国盛 2006：4）。作为存在的必然事件，死亡标志着个人时间线性发展的终点。小说中描写了众多死亡事件：俄国中世纪黑死病流行，常常导致整个村庄全部感染并死亡，主人公的父母就是在他七岁时死于瘟疫。作为医生，他的事业就是同死亡斗争。凭借高

超的医术，他多次治愈濒临死亡的病人，同时也多次目睹他人的死亡。作者有意突出死亡的意义，小说中每一部分的结尾都以一个重要人物的死亡结束。小说中的时间具有破坏性力量，而死亡则是这种力量的集中体现，始终“在场”于主人公的人生之路上。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将时间定义为尘世的属性，而上帝则居于超越一切时间之上的永恒之中，人们相信历史时间是向着永恒的无时间性流动的过程，因此死亡也具有与现代的理解不同的意义。个人时间的终结意味着进入永恒时间，基督教观念中灵与肉的二元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面对死亡的恐惧感。这种观念反映在尼康德长老对阿尔谢尼的教导中：“也不要害怕死亡，因为死亡——这不仅仅是离别之苦，这也是解脱之乐。”（沃多拉兹金 2024：39）历史时间和个人时间的双重终结是小说中时间线性发展的尽头，然而小说中的末日审判并未如预期般降临，这使时间进入新的环形序列。

3 时间的循环性——作为未来的过去

时间的循环属性是人们观察昼夜更替、四季变换等自然现象得出的结论。工业革命之前，个人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都是重复的，世代延续，周而复始。在中世纪，教会根据教历安排每一年的活动，人们的意识是回溯式的，这一时期文学叙事的目的是超越过去而是重述经典，因为历史的最高点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重述是基督教文化史的核心。“《圣经》强调历史的形态，强调它的启示所造成的和时间运动的具体碰撞。”（弗莱 1998：255）《拉夫尔》的时间叙事也具有循环性的特点，这种循环性既是主人公在人生不同时期的阶段性感受，也体现在他整个人生之路上。

在小说的第一部《认知书》中，阿尔谢尼与乌斯吉娜的生活具有田园诗的特性。在祖父去世后，阿尔谢尼继承了他的衣钵成为草药师。“阿尔谢尼自己在人们的眼中不知不觉变成了克里斯托弗”（沃多拉兹金 2024：65），他在祖父营造和生活过的木屋中继续着祖父的事业，重复着上一代人的生活轨迹。这一时期，他的生活空间与外界隔绝，呈封闭状态。为了向旁人隐瞒乌斯吉娜的存在，他们的活动区域局限于木屋和树林中。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指出“地点的统一导致了一切时间界线的淡化，这又大大有助于形成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回环节奏”（巴赫金 2009：418）。这一部分的书写并没有遵循圣徒传的范式。在传统圣徒传中，肉体的欲望是成为圣徒的障碍，对男女情爱的描写或是作为正面理想的夫妻之爱，或是堕落之源的淫荡行为，主人公的爱情不属于圣徒传的书写范畴。而在《拉夫尔》中，阿尔谢尼对乌斯吉娜的爱是他走上自我完善之路的直接原因。这一人生阶段的主人公意识并不属于十五世纪，而完全是现代的，超越了小说中的历史时间，也佐证了沃多拉兹金对《拉夫尔》“非历史小说”的定义。

阿尔谢尼畏惧闲话，拒绝在乌斯吉娜生产前找产婆帮助，宁可相信自己的力量，他的骄傲引发了悲剧性的后果——乌斯吉娜没有领圣餐就在生产时意外死亡。在东正教文化语境中，她与夭折的孩子注定是有罪的。因此，在小说第二部《自弃书》中，阿尔谢尼自愿舍弃自己的名字，更名为乌斯京，自我放逐成为圣愚，在俄罗斯大地漫游行医，希望以爱人之名行善以拯救妻儿的灵魂。文化史学家科列索夫（Колесов В. В.）认为，圣愚“处于俗务与存在、天堂与尘世、思想与事物的断裂点上，他处于时间与空间之外”（王志耕 2013：58）。在主人公身上，圣愚式的时间体验体现为他毫无目的的漫游不仅消解了空间，也消解了时间的意义。“阿尔谢尼不知道，他是在朝哪个方向走——而且总体而言，是否在朝着一个方向走。严格地说，他不需要方向，因为他就没打算去什么地方。他同样不知道，从他离开白湖城时起，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沃多拉兹金 2024：195）主人公漫游于线性时间之链以外，他的行为不再受到具体的时间年月束缚。小说中精确的历史时间仅仅出现在阿姆布罗乔对未来的预见中，作为人物当下存在的“现在”却很少出现精确的历史时间，取而代之的是古罗斯文献中特有的相对时间。在这一人生阶段，主人公的时间感受是混乱的：“阿尔谢尼

也不记得，从他来到普斯科夫之后过了多少个冬天了。也许是一个。而也许是所有的冬天汇成了一个，与时间再无关联。变成了总体上的冬天”。（沃多拉兹金 2024：225）

小说第三部《道路书》中，主人公穿越罗斯，途经意大利，横渡地中海抵达耶路撒冷朝圣。由于存在最为重要的时间坐标——末日审判，这条道路从出发开始就注定指向原点，呈现环形结构。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这样的空间跨度堪称壮举，然而对于获取救赎而言，朝圣却并非必要条件，因为精神上升是主人公内在的心灵体验，无需被空间限制。尽管主人公的物理空间位移朝向耶路撒冷，但内心却始终不能确认行动的方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亚历山大——阿尔谢尼对乌斯吉娜说——而道路自行在我的脚下伸展开去。而我，我的爱，也像亚历山大一样，不知道这路通向哪里。”（沃多拉兹金 2024：334）主人公走过的道路类似于他钟爱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道路，在结束漫游之后踏上返乡之路。二者的区别在于亚历山大在路途中去世，而主人公却长眠于故乡。亚历山大在尘世建立功勋，却最终无法逃脱命定的悲剧与死亡，这是对空间内漫游意义的否定。因此，俄罗斯学者莫罗佐娃认为小说中对《亚历山大传奇》的引用是主人公战胜空间束缚的标志。（Морозова 2013：210—213）

柏格森将时间定义为一种绵延，它不可能被精准测量，人的心理感受决定了时间相对于个体的长短。心理感受上时间的长短与事件的密度有关，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事件发生，只有日常生活的重复，那么这段时间就打破了前后相继的线性时间序列，是巴赫金所谓的“圆周式日常时间”的循环。主人公在小说的第四部《宁静书》中返回罗斯，此后在修道院出家。在修道院中，时间被宗教仪式支配。“时间不再向前流动，而是循环前进，因为时间内充满循环发生的事件”。（巴赫金 2009：374）修道院之外的公共时间在这里失效了，时间因此有了循环之感，主人公的生活重心转变为精神的求索。主人公的人生之路始于普斯科夫城，也在这里结束，他在生命的后半程重复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当他返回普斯科夫城再次对抗瘟疫时，他觉得自己年轻时就见过这些病症，也曾经医治过这些病人；在生命最后时刻他与孤女阿纳斯塔霞相遇，这是他与乌斯吉娜故事的再现。主人公的个人时间因事件的相似而呈现出首尾对称，前后呼应的环形结构。他获得了不仅在空间中，而且在时间中返回原点的能力。然而，这些事件并非简单的复刻，重复的事件中蕴含着新的因素，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发生，这使时间成为螺旋结构，带给人战胜时间和自我拯救的可能。“历史决不重演它自己；它的运动不是在循环中而是在螺旋中进行的，表面上的重复总是由于获得了某些新东西而有不同”。（柯林伍德 1998：173—174）阿纳斯塔霞的名字意为复活，拉夫尔为她顺利接生，完成了没能为乌斯吉娜做的事，并在婴儿出世之时安然辞世，他在时间的新层面上战胜了循环，从而进入了永恒。

4 消解时间——存在于永恒之中

对时间本质的探索离不开对永恒的理解，正如汉斯·波赛尔（Hans Poser）所说，“整整两千年以来，时间概念是紧紧伴随着永恒概念而被人们讨论的”。（张荣 2005：106）《拉夫尔》中关于时间与永恒的探讨是在奥古斯丁的现象学时间传统下进行的。奥古斯丁将永恒规定为上帝特有的属性，他从永恒出发来阐释时间，即时间与永恒并不是对立面，永恒是一种无限时间。“所谓‘时间’不是别的，它只是受上帝制约的、无限绵延的上帝时间的一个片段”。（加迪等 1988：234）在《古罗斯文学中的世界历史》中，沃多拉兹金这样描述时间与永恒的关系：“如果用直线表示时间，用圆圈表示永恒，永恒与时间同在的历史之图形象表达就是螺旋”。（Водолазкин 2008：95）这就是小说中主人公领悟到的时间的最终形态。

作为有限存在物的人受到线性时间框架限制，只能感知永恒而不能成为永恒，但却呼应当上帝的永恒，期待着永恒。这种向往在东正教静修主义（*исихазм*）视阈下表达为人对“天梯”²的攀登。“修行者改变自己的整个个性，逐渐接近于与神的结合，即神化（*обожение, теозис*）”。（霍鲁日 2010：83）在小说中体现为主人公否定了亚历山大式无目的的空间漫游，转而寻求自我完善，攀登“天梯”，这就使他拥有了超越自然时间的力量。“当我们

不再需要时间时，时间就被超越”。（弗莱 1998：255）《拉夫尔》中的主人公并非静止的、已完成的形象，而是在不断成长变化，不断否定过去、转换身份并舍弃过去的自己，这最终解构了个人时间的同一性。主人公的个人时间成为碎片化的存在，他感到自己的个性支离破碎，无法拼接。这种后现代式的世界感受在他接受最高等级戒律并更名为拉夫尔后，得到了修正。这是因为主人公在碎片化的人生中从未停止追求上帝，他个人时间的水平线每一瞬间都与走向上帝的垂直线相交。主人公个性破碎的马赛克只能由上帝来组合，在上帝之国重获完整。小说最后主人公的死亡伴随着婴儿的新生同时出现，死亡的可怖感被削减，代之以新生的喜悦。主人公最终的名字——拉夫尔意为月桂树，这种常绿的植物象征着永恒的生命，是对主人公一生的总结，意味着他最终打破了时间的环形结构。

《拉夫尔》中时间的不同层次混合在一起，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同一平面共存，历史变成“上帝手中的书卷”（Водолазкин 2012：258），事件不再存在于前后相继的序列中，而以同时性的方式呈现。小说中一些人物因此获得了超越时代的先知视觉，可以看到发生在未来几个世纪的历史事件。童年的阿尔谢尼可以透过火光和老年的拉夫尔对视，产生了主人公外位于历史时间之流的效果。小说中甚至出现了不属于中世纪的事物：阿尔谢尼和乌斯吉娜在散步时发现了现代的塑料瓶。在语言层面，同时性体现为古俄语和现代俄语的杂糅，“一句话以古俄语开头，接下来却是当今的行话俚语”（王宗琥 2019）。这种同时性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虚空的“共时性”时间观，后者将过去和未来都并置于现在中，时间不再流向确定的永恒，仅指向存在的当下。例如，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经典文本《夏伯阳与虚空》中，主人公在 1919 年和 1990 年两个时空之间不断穿梭，却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时间并不是《夏伯阳与虚空》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仅仅是作为一种展现空间形式的手段”（傅星寰、李俊学 2017：31），历史在主人公不断的穿越中被改写，成为一种不可靠叙事。而《拉夫尔》中的时间以多种形式存在，主人公的时间体验和对时间的思索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相对地，他的空间体验被弱化，甚至完全否定了空间位移的意义。这种时空组织形式并非后现代式的，也是作家同后现代主义创作理念的分歧之处。沃多拉兹金将中世纪和现代的事件同时呈现，实现了巴赫金所说的“万物的完全共时性”：“只有在完全共时的情况下，或者在超越时间的情况下（实质上是 一样的），才能够揭示出过去、现在、将来一切事物的真正意义”。（巴赫金 2019：346）

如上文所言，在《拉夫尔》中，时间相对于空间更为重要，但时间本身也是小说消解的对象。如果以永恒作为衡量标准，尘世生活瞬息万变的时间便失去意义，时间仅仅作为人实现救赎的条件而存在，“时间是出于上帝的仁慈而赋予我们的，为了使我们不混乱，因为人的意识无法把所有的事件同时放入自身之上。我们被锁在时间之中是因为我们太弱小。”（沃多拉兹金 2024：315）时间是小说主人公反复思索的问题，他怀疑时间是一种幻觉或者假定性的存在。俄罗斯历史学家古列维奇（А. Гуревич）认为，中世纪的历史具有“非历史性”特征，过去与现在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中世纪的人特有一种“对于历史的实在感、联系性和整体性不变的感觉。历史不仅存在于《旧约》和《新约》中，也存在于当代，更确切的说即为‘永恒的同时性’”（Гуревич 1984：141）。当事件以同时性的方式呈现，中世纪的阿姆布罗乔在死亡之时就可以看到二十世纪的天使坐在直升机上；克里斯托弗在修建木屋时就可以预知这块土地数个世纪之内的变迁。作者在这里展现的不是未来，而是存在于过去的未来，时间层级的增多使小说容纳了世界范围内大量的历史事件。沃多拉兹金将时间取消，把人从具体的历史时间中解放出来，着力表现个人成长的精神历程。时间并不是小说的主题，作者的目的是书写一个拯救的故事。正如沃多拉兹金在采访中所说的“如果存在永恒，那么时间就不存在。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是取消时间”。³

5 结束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逐渐丧失了俄罗斯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这一时期文坛活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解构苏联权威话语为己任,奉行相对主义原则,抛弃普遍真理和绝对价值。进入21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消解对象的消失,这一文学形态日渐式微,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正在经历一场变革。一些当代俄罗斯作家开始重新审视经典文学的艺术价值,再次关注人类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他们对抗文学价值的世俗化,这一变化被当代俄罗斯文学评论家称为“新现代主义”(неомодернизм)。这类创作不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主义创作原则的原版复刻,而是与现代主义精神气质相通,同时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和技巧。沃多拉兹金的《拉夫尔》就属于这类作品。

虽然小说以圣徒传的方式组织文本,但作家并非以宣传信仰为目的。诚如沃多拉兹金在采访中所说:“《拉夫尔》并不是教诲别人如何生活的宗教作品,而是意在寻求对话者”⁴。因为“俄罗斯文学在渴望救赎,对彼岸生活及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等方面是和东正教精神密切相关的”。(刘锺 2007: 66)以中世纪作为小说的情节背景,沃多拉兹金并非患上了怀念逝去黄金时代的怀旧症,而是在反喻当下,探索中世纪历史文献对于当代的意义,诚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沃多拉兹金在小说中重建了关于时间的宏大叙事,进而又否定了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他将人从具体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在这个利益当先,享受至上的社会书写了一个关于拯救、爱与牺牲的故事。

附注

1 乌斯京(Устин)为乌斯吉娜(Устина)的男性姓名,阿姆夫罗西(Амвросий)为阿姆布罗乔(Амброждо)的俄国名。

2 基督教苦修学用语,源自7世纪圣约翰的著作《天梯》,指基督徒超越自我的苦修之路。

3 4 参见 Водолазкин Е. Г. “Мои тексты не учат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они предполагают собеседника.” 13 March, 2021. <https://litrossia.ru/item/7832-evgenij-vodolazkin-moi-teksty-ne-uchat-religioznosti-oni-predpolagayut-sobesednika>

参考文献

- [1]Водолазкин Е. Г. Все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хро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и пал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XI—XV веков) [M]. СПб.: Пушкинский дом, 2008.
- [2]Водолазкин Е. Г. Дом и остров, или Инструмент языка [M]. Москва: АСТ, 2016.
- [3]Водолазкин Е. Г. Лавр[M]. Москва: Астрель, 2012.
- [4]Гуревич А. Я. Категори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культуры[M].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84.
- [5]Кротова Д. В. Модел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времен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мане: «Лавр» Е. Водолазкина, «Миусская площадь» М. Голубкова[J].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7(4).
- [6]Морозова Т. Евгений Водолазкин. Лавр [J]. Знамя. 2013(4).
- [7]Солдаткина Я. В., Михайлова О. О. Медийные явл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M]. Москва: МПГУ, 2019.
- [8]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三卷[M]. 钱中文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 [9]尼·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M]. 邱运华, 吴学金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 [10]柯林伍德. 历史的观念[M]. 何兆武, 张文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11]弗莱. 伟大的代码: 圣经与文学[M]. 郝振益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2]弗洛罗夫斯基. 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M]. 吴安迪, 徐凤林, 隋淑芬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6.
- [13]傅星寰, 李俊学. 量子意识视域下的《夏伯阳与虚空》的后现代空间叙事[J]. 俄罗斯文艺, 2017(1).
- [14]路易·加迪等著. 文化与时间[M]. 郑乐平, 胡建平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15]瓦·叶·哈利泽夫. 文学学导论[M]. 周启超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6]谢尔盖·霍鲁日. 拜占庭与俄国的静修主义[J]. 张百春译. 世界哲学, 2010(2).
- [17]刘 锐. 东正教哲学精神与俄罗斯文学审美文化[J]. 俄罗斯文艺, 2007(2).
- [18]德·斯·米尔斯基. 俄国文学史上[M]. 刘文飞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19]王志耕. 圣愚之维: 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20]叶·沃多拉兹金. 拉夫尔[M]. 刘洪波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4.
- [21]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22]王宗琥. 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趋势与规律[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年11月28日第2版.
- [23]张 荣. 创造与伸展: 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J]. 现代哲学, 2005(3).

The Art of Time in Vodorazkin's Novel *Laurus*

Wang Ling-yu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Winner of the 2013 Big Book Prize, contemporary Russian novel *Laurus* is a hagiographic biographic novel using modern literary techniques. Vodolazkin writes a story of love and sacrifice by using medieval history as a metaphor for the present. By canceling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in the novel's narrative, the author frees people from specific historical time. Time exists in multiple forms in this nov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vents is characterized by a clear simultaneity. The protagonist, who has multiple identities throughout his life, exists in a time that flows in a vector, but eventually he overcomes the inevitability of time, break the loop structure of time, and thus overcomes death.

Key words: Eugene Vodolazkin; *Laurus*; time; Hagiography; non-historical novel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费项目“古罗斯文学传统视阈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研究”(2023-KYYWF-158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凌宇(1990—), 黑龙江绥化人, 文学博士,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4-06-21

[责任编辑: 刘 锐]